

千年文脉润考场 一城书香助学子

高考那些事

■刘楷彬

一年一度的高考启幕,刺桐古城万千学子整装出发,逐梦考场。泉州文脉绵延千载,素来享有“海滨邹鲁”的美誉。据首轮《泉州市志》统计,自唐代欧阳詹登科至清末(1905年)科举落幕,泉州全境共诞生文进士2316人(含金门县)、武进士188人,其中状元7人、武状元4人。翻开清乾隆《泉州府志》,一代代泉州士子勤学励志、修身笃行的往事历历在目。这份沉淀千年的人文底蕴,既是闽南文脉薪火相传的鲜活缩影,更是如今泉州学子奔赴考场、奋勇向前得天独厚的精神底气。

唐代欧阳詹是撬动泉州文教的关键人物。彼时福建文风闭塞,很少有人远赴京师长安应试。欧阳詹受地方官和好友激励,辞别故土远赴京师,于贞元八年(792年)高中龙虎榜第三名,与韩愈、李观、李绹、崔群、王涯等名臣同列,成为泉州有史可查的首位进士。早年他隐居清源山、龙首山、潘湖等地,昼诵诗书、夜凝文思,尽显少年求学执着;成名之后,他回乡传道,自此泉州文风大开,昔日蛮荒海滨,慢慢蜕变为“海滨邹鲁”。千百年后,欧阳詹寒窗苦

读、以一己之力开拓一方文脉的故事,依旧激励着泉州考生直面备考艰辛。

入明之后,泉州学风鼎盛,蔡清、陈琛、张岳等一众名士接续文脉,个个皆是少年勤学、壮年守志的典范。蔡清自幼好学,熟读六经子史,对于《易经》造诣尤深。他于成化二十年(1484年)考中进士,为官时刚正不阿,宁王朱宸濠欲拉拢他,他坚守本心、托病辞官;居家授徒,不分贫富,寒门学子登门求教皆悉心点拨,门下陈琛等英才辈出。纪念他的蔡清祠,至今仍保留在泉州府文庙。陈琛师从蔡清,立誓“发愤三年,须是不炉不扇”,闭门沉潜治学,考中正德十二年(1517年)进士,后入朝为官,淡泊名利,辞官归乡后深耕乡土文教,治学与济世并行。惠安张岳更是一代奇士,年少与陈琛、林希元并称“泉州三狂士”,寒窗苦读博览经史,与陈琛同年考中进士,为官体恤百姓,身居高位却布衣简素,用一生践行读书报国的初心。三位先贤,一个传道穷经、一个守心治学、一个文武兼济,他们身上的坚持、定力与家国情怀,正是高考作文“理想、坚守、修身、责任”等主题的鲜活本土素材。

府志中还散落着诸多士子的逐

梦轶事。唐代许稷早年赴宴被同僚轻视,愤然入终南山苦读三载,出山一举考中贞元十八年(802年)进士,清源山赐恩岩据传就是皇帝赐给他的;宋代梁克家早年日夜苦读,过目成诵,于绍兴三十年(1160年)高中头名状元,官至右丞相,人称“状元宰相”;明代蔡一槐六岁便能对出“元宵灯火满街衢,大地文章连斗柄”的句子,十四岁应试因年少被考官留待后科,十七岁如愿中举,后于嘉靖三十八年(1559年)考中进士,年少聪慧却不恃天资,勤学不辍最终成才;清代安溪名臣李光地五岁即入私塾读书,十四岁身陷贼营仍临危读书,后考中康熙九年(1670年)进士,官至文渊阁大学士,著作等身。这些散落于旧志的故事,道尽古代读书人脚踏实地、厚积薄发的成长之路,恰如当下的泉州学子,日复一日地伏案苦读、一遍又一遍地查漏补缺,所有的默默耕耘,终会在考场上开花结果。

千年刺桐,文脉绵延。一代代泉州读书人把勤学刻进骨髓里。泉州学子身处文脉厚土,承接先贤遗风,带着千年书香奔赴考场,落笔从容、不负寒窗,以手中笔墨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答卷,续写“海滨邹鲁”新的成才篇章。

■蔡天敏

1977年秋天,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开后,我们知青点沸腾了,大家重新捡起课本,准备应考。但是,大家也都知道,考上是很不容易的,因此,个个既努力,又十分低调。

温书迎考,自习为主,听大课为辅。我总共听了两次大课,一次是跑到厦门三中听了邱老师的语文课,一次是跑到厦门一中,听了何老师的政治课。这两次课,都是骑着自行车从黄厝知青点赶去的,路途较为遥远,费时吃力。人回到住处,筋疲力尽,也就不再去听大课了,改为专门自习。

考前半个月,我请假回江头老家专门复习,家住街边,较为嘈杂,我就跑到离家不远的吕厝溪那儿温习。这里,极为安静,只有溪中鱼儿不时发出的唼喋声,还有每隔半小时一列火车驶过的轰隆声。我是带着一大块塑料薄膜和一些复习资料前来温习的,火车驶过的时候,权作课间的短暂休息,也像重回中学课堂一样,甚好。

家里人也没把我参加高考看作什么重大得不得了的事情,一切随我折腾,并没有另眼相看。高考的前一天,嫁到曾厝垵的姐姐告知我父母,她婆家那边有几个亲戚的女儿也来参加高考,需要暂住在她家。我只好把我木阁楼的睡屋让给她们,自己睡在临街的简陋房里。翌日,我骑车跑到厦门三中考点考试。但见考场外,撒上一大圈的白粉,作为警戒线。警戒线旁,有臂戴红袖箍的纠察人员在执勤。很快,三天的考试考完了,我又回到知青点。

刚好市政府此时启动江东水利工程,要求农村各大队派人支援,我被抽调上了,就来到了龙海角美镇附近的一个小村子的一个大仓库。我们的劳动任务,就是挖大水渠。

不久,传来消息,我要去集美医院体检。我心里一热:这下有戏了。我赶忙去体检。前来集美医院体检的考生不少。大家在一个个房间里鱼贯般进进出出,在某个体检室里,当一个小男生看到自己体检表的某一栏里盖有“未触及”的印戳时,用半哭腔的语调问医生:“我好好的,怎么就未触及呢?”那个医生和蔼地回道:“未触及,就是没事,你别那么紧张。”那个小男生(估计是应届高中毕业生),马上破涕为笑。

体检完,我没回大仓库,而是回到知青点。大家又一如往常地地下地干活儿。我则有了一个期盼,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美丽的通知。因此,每天干完农活后,我会跑到我们知青点外墙旁的一个小卖部,探听消息。突然,有一天,我得到了一个重大的信息,那就是我被福建师大录取了,我将开启人生最美好的求学之路。

时隔49年,当年高考那些事,还历历在目。



(视觉中国)

■赖瑞禹

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,高考恢复不久,我们这一代人可以正儿八经地赶考。对农家孩子来说,最大的愿望是跳出农门,换一条稍微安稳些的路走,免受上山下田的日晒雨淋。

那时候乡下样样朴素,家家户户都俭省过日子。屋舍低矮,简陋得很,土墙木窗,缝隙多,有风透风,有灰落灰。白日里不得闲,放学回家总要帮着做些农活。拔猪草,饲牛羊,砍柴烧灶火,零碎活儿做完,

已是“桑榆晚”了。待到家人都歇了,我便点起灯来翻看高考资料。煤油灯是用墨水瓶做的,灯芯极细,随风摇曳。灯芯焦了,便挑一挑,总是黑烟扑脸,熏得人眼涩。倦了,头颇如春米似的,实在扛不住,就四仰八叉地睡着了,不知今夕何夕。那时候煤油需凭票买,父亲要早起做面线,母亲说,能早睡便早睡,省点灯油。我也晓得煤油来之不易,而晚上才能静心看书,我只得目测着墨水瓶的灯油,寸步不离那只硬实的木凳,紧盯着书页。灯烟轻轻往上飘,一夜书读下来,鼻尖、指尖都是烟灰。

住校的日子,吃的住的,都很清苦。食堂蒸的饭稀烂,似粥非粥。常年下饭的,就是瓮里腌的菜角。虽然老陶瓮封得严实,但菜角取得勤,菜色黑,看着不好看,当时能果腹要紧,就三下五除二见瓮底了。宿舍是挨着厨房的平屋,常年熏染一墙之隔的灶烟。墙色沉黑,每每正午傍晚,屋里总是飘荡着淡淡的菜肉香气。床是硬实油黑的木格子床,床板不平,一张格子要挤睡两三个人。被褥薄,铺在硬板上,冬天清冷,夏天潮热。一群少年挤着住,简简单单,闹闹嚷嚷,也都过来了。

那时读书,心思简单,没什么杂念。不比吃穿,不比条件,只比谁肯坐得住,肯下苦功。别的孩子放学下河摸鱼,四处疯跑,我们守着一盏灯、几本书,安安静静熬日子。两本皱巴巴的《新华字典》《成语词典》,反复看,反复抄;课文一遍遍读,读到熟透。往返学校的山路,三四里,日日来往,一路小跑,都是寻常。

乡村的父母,大多不识多少字,却都信读书有用。一辈子风里来雨里去,不在地里,就到山上。家里吃穿都省,唯独供孩子读书,从不含糊。他们不会说什么大道理,只是默默辛苦劳作,把能给的都留给我们。自己心里就有数,不敢贪玩,不敢荒废。

光阴慢慢过,当年灯下苦坐的少年,一晃退休了。如今回想起来,那些日子的饮食,烟熏的屋,摇晃的灯火,都不觉得难熬了。我反倒觉得,正是那些朴素清贫的时日,让人沉得下心,吃得了苦,守得住寂寞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少年时光。我们那辈人的赶考,没有什么轰轰烈烈,不过是守着一盏油灯,一身硬气,孜孜不倦地往前走,不负韶华,安于为师,也就满足了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